

开篇语

千年沧桑一瞬间,过往的历史,尽藏在神秘宝藏之中。5月18日,又一个国际博物馆日来临,我们将穿越千年,在一个又一个博物馆里,与文物来一场约会,用“博物馆物语”串联起历史,勾勒出一道别具一格的华夏文明轨迹。或许,千年之前,我们脚下的这座城市,也如今日般人来人往,而千年之后,我们行走其中,看见它的现在,也感受着它的过往。自即日起,燕赵都市报与河北省文物局联合推出《博物馆物语》系列报道,一起探寻文物背后的故事,感受历史的印迹。

河北博物院： 青铜器里的神秘中山国



河北博物院社教部葛思博
介绍中山王厝铁足铜鼎。

太行东麓,滹沱北岸,东西陵山脚下,临山面水,雄奇壮阔,颇具王者气象。战国时期,列强争雄,白狄鲜虞部在此建立了一个名为中山的神秘国度。中山国虽然国土面积不大,但其以千乘的实力比肩号称万乘的战国七雄,称王耀兵于太行山下,演绎了数度灭国、数度复国的历史传奇。

1974年冬,中山国现,珍宝尽出。河北博物院“战国雄风——古中山国”展区里,中山王厝铁足铜鼎、中山王厝夔龙饰铜方壶和铜圆壶并称“中山三器”,镌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清晰展现了中山国的昔日辉煌,掀开了罩在这个“神秘王国”上厚重而神秘的面纱。

燕都融媒体记者 杨佳薇 呼延世聪 文/图



▲ 中山王厝铁足铜鼎
▶ 铜方壶
◀ 铜圆壶



中山国原是战国第八强

河北,古来燕赵之地,战国时期,大部分区域属于燕国和赵国,很少有人知道,“战国七雄”之外,还有第八强——中山国。位于燕国和赵国之间,如今石家庄的大部分区域都属于中山国。这个国家一直被称为“神秘王国”,它的历史几起几落,关于中山国的记载却少之又少。

“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山王厝墓的发现,中山国才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战国雄风——古中山国”展区里,河北博物院社教部葛思博指着“中山三器”讲述过往,历史也仿佛回到了那个冬天,筒瓦、板瓦,一块接一块地从土层中露出了头,平山县三汲乡七汲村西面的两座双陵台,在冬日暖阳的照耀下,变得愈发充满神秘感。

那是1973年的冬天,三汲乡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土地平整,双陵台上的土终有了“用武之地”。所谓“双陵台”其实是两座高大的土丘,类似瓦片的建筑构件就这样在老百姓热火朝天地挥铲中见了光,而这恰好引起了正在当地进行调查的考古队的注意。1974年,考古队正式进入三汲乡开始考古发掘。

1977年,中山王厝墓出土了三件刻有长篇铭文的青铜器,记录了中山国的重要史实,确认了中山国都和王室世系,自此,这个神秘的国度慢慢地呈现在了我们眼前。

“中山三器”穿越千年

公元前314年,燕国发生内乱,齐国趁机攻进燕国。中山国见有机可乘,“狼”性大发,背弃同盟,派相邦司马囃率军北攻燕国,夺取几十个城市,占领数百里的燕地,还掠取了许多财物。其中,中山王命人用掠夺而来的“吉金”(铜器),铸造了铁足铜鼎、方壶和圆壶,这就是赫赫有名的“中山三器”,方壶上的铭文记录下了这段辉煌的历史。

细细品味,“中山三器”造型精美端庄,纯厚大雅,古朴深沉,其独特的语言艺术无声地诉说着中山国饱经沧桑的历史和独有千秋的厚重文化,将两千年的过往娓娓道来。器表那1124个跳跃着的文字符号仿若一个个清婉脱俗、纤细秀美的少女,带领我们探索那令人心驰神往的神秘王国。

从白狄鲜虞最早见于史籍始,中山国几乎绵亘于春秋、战国时代。数次濒临覆灭而又顽强崛起,这个在动荡不安的战国时代几经起落、大放异彩的国家,后人也只能在典籍里见到关于它的只言片语,是“中山三器”的面世,填补了中山国在史书文献记载中的不足。

一句“惟十四年,中山王厝作鼎于铭……”直接让考古工作者推断出了王墓以及器物制作的准确年代。又有铭文“惟朕皇祖文武,桓祖成考……”“昔者我先祖桓公、昭考成王……”由此得知,中山国君共有文公、武公、桓公、成公、王厝等共七代,世系沿袭一目了然。

“一言九鼎”的中山王国

“铁足铜鼎只是中山王厝墓出土的九个青铜鼎之一,所谓一言九鼎,九鼎其实在当时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按照当时的礼制规定,只有天子才可以使用九鼎,比如说像中山王、燕王这样的诸侯王,只能用七鼎。”葛思博说,但是当时确实有胆大的诸侯,敢用九鼎来陪葬。

这个胆大的诸侯就是厝,中山王厝铁足大铜鼎铜身铁足,圆腹圆底,高51.5厘米,腹径65.8厘米,足足有一个成年男子怀抱的大小。这个看起来很敦实、很厚重的东西,依然掩不住他萌萌哒的气质。

“春秋以后,纲纪废弛,当时的周天子其实已经名存实亡了,所以诸侯国僭越天子制、随葬九鼎的事是时有发生。所以他的墓葬里出土的也是僭越天子制的九鼎。”葛思博说,当时的中山国处在两个强国——燕国和赵

国的包夹下,只有500多里疆土,却实力强大、兵强马壮,仅次于战国七雄。而且史料记载,中山多美物,工匠们普遍技艺高超、技术精湛。

“铜铁它的熔点不一样,把两种熔点不一样的金属熔炼到一起,做成一个器物。尤其是焊接、相连接的这个位置,制作难度很大。这在当时的生产力下、技术水平下,是非常难的一种制作工艺。”

穿越千年的河北博物院里,铁足大铜鼎静静地站在那儿,似是肚中藏有心事,待你走近,便说与你听。你看,中山王厝铁足铜鼎上的铭文,刀法娴熟,横竖刚直,构字秀丽。你听,中山王厝威严深厚的声音,穿越千年飘入耳。

“昔者燕君子隍,睿恰夫悟,长为人宗,干于天下之物矣,犹迷惑于子之,而亡其邦,为天下戮,而皇在于少

君乎?”他对燕国的国君隍发出了斥责之声,如果不是受其相邦子之的迷惑把王位让给子之,也不会遭遇国破身亡;“寡人幼童未通智,唯傅姆是从。天降休命于朕邦,有厥忠臣,克顺克卑,亡不率从。敬顺天德,以佐右寡人。”他对相邦司马囃发出了颂扬之声,他谦恭忠信辅佐少君,帅师征燕,扩大疆土数百里,占领城池数十座;“后人其庸庸之,毋忘尔邦。昔者吴人并越,越人修教各信,五年覆吴。尔毋大而肆,毋富而骄,毋众而囂,邻邦难亲,仇人在旁。”他对嗣子发出了告诫之声,吸取吴国吞并越国、越国又覆灭吴国的教训,勿忘周边敌国时刻威胁着本国的安全……

然而,“一语成谶”,在铁足铜鼎铸成18年之后,强盛的中山国便被邻国赵国所灭,警示成真,只留下铁足大铜鼎身上的铭文,历经两千多年。

2000多年“中山篆”的流传

或许,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山国并不足道,然而,在它短短的历史中,它用武力抵御“万乘之国”的入侵,三起三灭,还是留下了太多难解的谜题和惊艳的过往。

“中山三器上的铭文,除了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外,所使用的2300年前的篆体也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河北博物院研究馆员郝建文研究中山篆书多年,瘦劲精美,体态修长,尤其是线条呈现的流畅感和出锋的处理方式,让整篇铭文显得尤为洒脱。“中山王篆书带有很强的装饰性,在已有的书法

资料中,别具一格,是中国古文字精品奇葩。”

文字是连接另一段时空的基因纽带,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山篆书法爱好者出现,在他们看来,中山篆的美,美在造型,更美在气韵风骨,在临摹中山篆的时候,总能感受到那种独属中山国的精神气质。

“我们在中山国昔日的地盘上,这也是一种传承。”刚刚出版了《战国中山三器铭文》的郝建文研习多年,不过,对于中山三器上的铭文,他一直在寻找答案:在青铜器上刻字,怎么会那

么自如?什么刻刀能刻铜如泥?是刻文还是铸文?

展柜里,中山三器静默地站立着,典雅、庄重,穿越千年,一旁的中山国匠人目光如炬,只见他运刀如笔,时轻时重、时起时伏,回转之间,一个个承载中山国历史的篆字已跃然青铜之上。刀锋如笔锋,在首尾尖利的线条之上,中山国匠人将青铜化作白纸,再现了书写所特有的生动之美,展现了篆字的多情媚姿。我们期待着,未来能解开这个神秘王国更多的待解之谜。